

# 探访花溪高坡 多姿多彩“洞文化”

高坡是个苗族乡,位于贵阳市花溪区东南部,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龙里、惠水两县相毗连,境内黄帝峰海拔1600多米,是贵阳市的制高点。高坡是个以“印牌苗”为主体的民族乡。“印牌苗”同胞在开发高坡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,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“洞文化”。

## 洞葬

1963年秋,我从中央民族学院(今称中央民族大学)历史系毕业,被分配到贵州省文化局工作。次年夏,与花溪区文化馆的同志到高坡调查农村群众文化活动,住在苗族聚居的甲定村。村中一位姓王的小学教师告诉我,他们的先人是从小地迁来的。“祖宗一直都在搬家,搬了好多地方,就像古歌唱的:‘喝千个水井,住万个屋基’。不管搬到哪里,死后都想回家。所以,人死了,不埋葬在地底下,装入棺材后,放在山洞头,有朝一日,‘落叶归根,魂归故里’。”

我跟着他,来到一个放有许多棺材的山洞,当地人称“棺材洞”。

这个“棺材洞”位于“龙打岩”山麓。洞内尚存棺木127具。棺材两端用井字形木架固定,重叠堆放,尺寸不等,大者长2米余,小者长1米许。早期棺材多为6块板材拼成,晚期棺材头大而尾小,棺材盖板呈弧形。棺木大部分完好,棺内可见部分陶质器皿。据守洞村民说,原先洞内棺材要比现在多得多,从底到顶共有7层,后来被火烧掉了,火烧洞壁痕迹清晰可见。什么时候烧的?他说,“不清楚,老人家也不清楚”。据说,洞内现存棺木最早可上溯十多代,大约距今三四百年前。最晚的一具葬于新中国成立后,棺木很小,里边装的是抗美援朝牺牲的一位志愿军战士的遗物。

洞中棺木因地制宜,高低错落,酷似

山区常见的“吊脚楼”,蔚为壮观。

有的棺材盖板断面呈三角形,而有的则呈“口”字形;有的棺木头朝外、脚朝内,而另外一些则与之相反。据介绍,棺盖板断面呈“口”字形的人家经济条件好一些,有能力使用大古树做棺木,头脚朝向为的是方便子孙区别“房族”。甲定村的王姓村民当初是一家,后来发展成两房,长房一概头朝外,二房一概头朝内。只要按照这个规矩,后去世的,架在什么地方,置于何人棺材之上就非常明了。

苗族同胞把这种丧葬习俗称之为“进城”,考古学家名为“岩洞葬”。不过,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“进城”的,必须是60岁以上的老者才能“岩洞

葬”。这个风俗延续了很长时间。直到民国年间才逐步推行土葬,他们叫“下乡”。从那以后,即使高寿老人也不一定“进城”了。如此一来,具有悠久历史的“岩洞葬”便被文物部门视为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物了。

高坡苗乡至今还保留有七八处“岩洞葬”,已被列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的“甲定棺材洞”便是其中的一处。

贵州全省有70多处规模很大的“岩洞葬”,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和与其毗邻的安顺市、黔南州一带苗族村寨山洞中。其中,平坝“下坝棺材洞”和惠水“仙人桥岩洞葬”已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是贵州省独有的一种古墓葬。

## 洞堡

第二次上高坡,是与花溪区文物管理所的同志一道考察历代修建的屯堡、营盘等古代防御设施。我们首先考察的是公牛屯。

公牛屯位于燕楼乡燕楼村北1.5公里处,又称“燕楼营盘”,因山形地貌远眺状似公牛而得名。屯墙以青石砌筑,平面呈椭圆形,周长约1500米,高4—15米,基宽2—3米,设置南、北两门。今存石头屋基129间及石砌贮水池1个,池壁楷书阴刻“天地生成”4字,每字0.2米见方,落款“同治五年”。据文管所的同志介绍,花溪区境内营盘很多,经过实地踏勘、测量的有57座。大多修建在村寨附近的山顶上,多以毛石砌筑,平面多呈椭圆形,大量建于清咸丰、同治年间。有农民起义军修建的,有村民为避战乱修建的,也有地主武装“团练”为对抗农民起义军修建的。但有一类防御设施不是修建在山顶上,而是修建在山洞中,人称“洞堡”。高坡苗族乡的水塘村、五寨村分别建有“洞堡”,从残存的遗址遗迹看,可知曾有众多村民在洞内长期居住过,可称这种居住方式为“洞居”或“岩洞居”。

高坡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,荒山野岭溶洞成群。在那遥远的古代,人们住在山

洞里。贵州许多山洞因为住过古人类,留下许多遗物,有的成了化石,故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诸如普定穿洞遗址、盘县大洞遗址、黔西观音洞遗址、安龙观音洞遗址等。

过了若干万年,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,但仍未全然抛弃岩洞。我们实地考察了高坡附近的水塘村“躲反洞”(有人又称“躲匪洞”)。山洞有上下两个洞口,“下洞”有伏流从洞内奔腾涌出,故又称“出水洞”。两个洞口的直线距离不过两三百米,洞里弯弯曲曲,可能有1公里长。同许多溶洞一样,洞中石笋、石幔、石柱、石钟乳,千姿百态,琳琅满目。最为令人称奇的是,两个洞口都有古人精心设计、精心施工、就地取材用石头建造的石墙、石门、石台阶。洞内有石屋、石桌、石凳、石粮仓、石牛圈等。石墙石门极为坚固,墙上还特意砌有巡逻台、瞭望窗、射击孔,俨然是座“地下堡垒”。堡内房屋、牛圈一直修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,凭借电筒亮光,可见洞内有宽敞的石板路,规整的老屋

基,以及煤坑、炉灶、残钵、破碗、瓦片等大量生活遗迹。

当地村民皆言,此洞自古有之。一位70多岁的枯瘦老者说,他们在水塘住了10多代,兵荒马乱时曾用于“躲反”。他七八岁和二十来岁时曾两次在洞中躲藏过。如今水塘村多为汉族,苗族只有十几户。老者说,他们的先人在此定居前,这一带全部是苗族,地下“洞堡”多是苗族先人修建的。乡文化站的苗族青年小王说,这些建筑是明英宗时期苗族农民起义首领“干把珠”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军为对付官军围剿修建的,已有500多年历史。

水塘“洞堡”建筑作为一种历史陈迹,既反映人类居住的历史,又反映民族关系的历史,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。

## 跳洞

苗族同胞能歌善舞,尤其喜欢吹芦笙。只是吹芦笙而不跳舞叫作“吹芦笙”,自吹自跳叫作“跳芦笙”,男子吹芦笙,女子踏着芦笙的节拍跳舞叫作“踩芦笙”。逢年过节,成千上万的苗族村民穿着节日盛装,云集固定场所,举行规模盛大的活动,苗族同胞称之为“跳花”“跳圆”“跳厂”“跳场”。贵阳附近,特别是高坡苗乡多在冬暖夏凉的山洞内外开展此类活动,他们称之为“跳洞”。

2000年,我第三次登上高坡,专程到苗族聚居的杉坪村等地考察“跳洞”场地及“跳圆”习俗。杉坪村境内的将军山有口“跳花

洞”。山洞宽敞明亮,洞口建有石墙,将“跳洞”场地围成圆形。每年春节,附近苗胞齐聚于此,在洞内“跳圆”,通宵达旦,热闹非凡。阴历四月初八也有“跳圆”活动。从前,一些有情而难成眷属的情侣借机在洞口举行“射背牌”仪式。

所谓“背牌”,是苗族姑娘背上的一块方形刺绣装饰物,视为皇帝的印玺。相传他们的先人是皇帝的掌印官,后因战败逃亡,为免途中失散,将印玺绣在“背牌”上,从而被人称为“印牌苗”。来到高坡定居之后,男女相亲相爱,

由于外部原因,不能自由结合,于是按照祖先制定的规矩,举行“射背牌”活动。届时,女方准备“背牌”,男方备办酒席,先在众目睽睽之下由后生用弩射击姑娘精心刺绣的“背牌”。射过的“背牌”由男方珍藏,死后殉葬,枕于头下,意为“今生今世无缘,到另外一个世界再见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恋爱自由,婚姻自主,“射背牌”活动见不到了,“跳花洞”成了值得怀念的民俗文化遗存。

“洞葬”“洞堡”与“跳洞”,既

是自然遗产,又是文化遗产;既有物质文化遗产(亦即“文物”),又有非物质文化遗产(简称“非遗”),堪称珍贵文史资料,不仅应当保护,还可开发利用。